

一場盛世災難，
一場滄海裡的悲歡相守，
一場與堅持與等待與愛有關的
樓蘭傳說。

樓蘭的歌舞

Love songs
of Loulan

喬夕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乔夕
著
QiaoXi works

楼兰塔顶的歌声
Love songs
of
Toloulian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楼兰塔顶的歌声/乔夕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742-332-4

I. 楼... II. 乔...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17732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书 名: 楼兰塔顶的歌声

作 者: 乔夕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上海市宝山区殷高路23弄28号 电话 021-55032807

开 本: 16开

印 张: 16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ISBN 978-7-80742-332-4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遣情伤，黯相望。
爱便似清澈的流泉吟，
便似山涧的紫莲花，
便似切切的空悲怀。
一场因爱而引发的诅咒，
在千年之后的楼兰持续荼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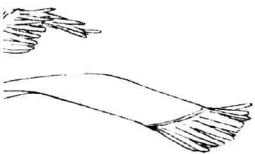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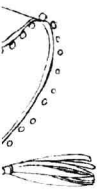
楼兰^{Love songs of Loulan}塔顶的歌声



目 CONTENTS 录



楔子	CHERISH THE MEMORY 怀念是沦陷最后的美	005
第一章	LOVE IS A SEED 爱是一株花的种子	008
第二章	RAIN OVER THE RIVER 孔雀河边的五彩雨	031
第三章	CONTEST WITH HATRED 与祭司风声水起的较量	050
第四章	WHO IS THE KILLER 是谁杀了东晋使者	072
第五章	TO BE THE STRANGER 再次邂逅竟成陌路	093
第六章	BE AFFECTED BY LOVE POISON 中了爱情蛊的少年	115
第七章	MY FOREVER GUARD 水底的亘古守护	137
第八章	SCHEME OF HIS DEATH 离奇死亡的阴谋	158
第九章	PEEP BEHIND THE PAVILION 白亭后伤心的偷窥	179
第十章	SECRET IN THE TOMBSTONE 荒凉墓碑里的秘密	199
第十一章	TRUTH TURNS TO BE PIECES 分崩离析的真相	218
第十二章	THE RED GIRL FOR LOVE 等爱的红衣少女	241







CHAP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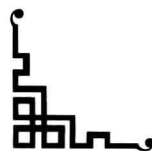
楔

子



怀念是 Cherish the memory 沦陷最后的美

她的嘴唇在空中张成一抹很大的弧形，清澈
的双眸里，似有万千言语，手腕上的银镯兀自
在空中发出一阵阵凄婉美妙的低吟声。



满墙墨绿的藤蔓，灰色的古堡，戴着王冠的少女，站在尖塔顶上，极目远眺。她艳红的嫁衣在轻风中飘拂成一个哭泣的姿势。

她用尽力气想喊出一个名字。

可是——

她发不了声。她的嘴唇在空中张成一抹很大的弧形，清澈的双眸里，似有万千言语，手腕上的银镯兀自在空中发出一阵阵凄婉美妙的低吟声。

天空中排列成群的玄鸟，无声远去。茫茫戈壁沐浴在那淡淡的夕阳里。

四周寂静无比。

仿若置身于一荒岛的中央。

城堡仍旧不断地往下沉陷，一直沦陷到无穷深的地底——绝望而盛大的陷落。

无数人在她面前，无声挣扎，又无声消逝。

突然她似乎听到遥远的尽头，传来熟悉的歌声，似天籁一般清脆而美好。

她想起了渊言——

那个常年黑衫的少年，微卷的头发，珍珠一般漆黑的眼眸，似潮水一般势不可挡。

她想起他们的初次相遇；想起他晦涩而隐忍的双眸；想起他嘴唇上花朵的清香；想起他紧窒的拥抱；想起他推开她时的决绝；想起他给予她的爱情；想起所有所有，与渊言有关的片断……

而这时——

歌声戛然而止。

白犹泽的手指，仍试图在空中划成一个很骄傲的姿势。

他说：“七煞，忘掉以前，忘记你是绾月，忘记渊言，只要记得你是七煞，是一千年前，在紫微星道里遥望孔雀河的少女。我要带你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好不好？你一定可以再次爱上我的，一定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呢？”



他露出似是而非的微笑，黯淡了天际最遥远的白。胡杨木树枝，在空中漫天飞舞翻滚。大地上的一切生灵和植物，全部归于虚无。

他朝她逼近。

再逼近。

直到她能清楚地在他漆黑的瞳孔里，看见自己落泪的眼，仿若是孔雀河涨落了数千年的潮水绵延不绝。

他说：“我是你逃不掉的劫难，我们注定要在一起。”

“不……不……”

她的眼泪流了下来：

我不要见到犹泽，不要——

渊言，为什么你不在这里？

为什么哪里都找不到你？

为什么天荒的尽头没有你？

为什么我终究还是失去了你？

……



CHAPTER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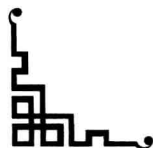


爱是

Love is a seed

一株花的种子

他深邃的眼眸，深得似乎能够装尽楼兰的所有
秘密，却唯独在视线定格于某一处时，表情微
微柔和了些许。







聂渊言出现在楼兰古堡的那一天，满川沙尘席卷翻滚，烈风飕飕。远方的流云，正一朵又一朵朝天际游去。漫天风沙与火焰已将天空渲染成一片恣肆纵横而又奢华绚丽的彩纸。

戈壁持续数月的干旱，使得百姓颗粒无收，市肆萧条，民怨载道。

百姓说是天神在发怒，要降罪于民。必须举行祭祀，方可安抚平息天神的怒气。

朝臣们正在大殿商议祈福祭天的法子。

此时宫人宣传：

“东晋使者殿外候见。”

“传。”

伴随宫人尖厉刺耳的嗓音，少年聂渊言缓缓走了进来，脚步轻得没有一丝声响。

他那黑色长袖的袍子里似乎藏匿着流动的空气，肆意游走着，诡异神秘的气息旋即笼罩在他身体四周。微卷的发梢上尚沾着塞外桃红柳绿的清香，肩膀上停着一只五颜六色的玄鸟，正朝着紧张的空气长啸不止。

瞬间——

所有的目光，都定格在少年的脸上。

那是一张俊朗而执著的容颜，白皙的皮肤上，尚染着楼兰新袭的风沙，黑珍珠般璀璨的双眸，清澈得一如孔雀河里的河水，又似天际最明亮透澈的星辰。

——他不同于大漠上骁勇善战的勇士。

——他不同于我在戈壁滩上长大的哥哥——太子摩那苏。

——他看上去那么脆弱，却有着最固执的骄傲。

——他看上去那么冷漠，却又隐隐透着王者的霸气，还有那隐忍的淡淡



忧伤。

他是东晋天朝皇帝派来的议和使者——聂渊言。

三年来，天朝皇帝每年都会派议和使者出使楼兰，只要楼兰肯向东晋上贡称臣，他就会允诺永不出征楼兰。只是，议和的使臣总是在离开楼兰城后，无故失踪。

每一年的议和使者，都没有再返回过天朝。

据说，天朝皇帝对此早已愤怒至极，是在外臣的极力说服下，才同意派他们国家最年轻的左御使聂渊言出使楼兰，并带来警告：若今次楼兰仍没有议和书并让使节安然返回建康，那么，东晋将会即刻派兵驻扎于楼兰城外。

战势一触即发。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天朝皇帝竟然会派出一个如此年轻漂亮的使者。他冷漠得如深海里的冰；他深邃的眼眸，深得似乎能够装尽楼兰的所有秘密，却唯独在视线定格于某一处时，表情微微柔和了些许。

不过，他永远也不会料到，三年来，凡是东晋建康来楼兰的使者，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楼兰。

这是一个秘密。

除了死人之外，没有人知道那些使者们后来到底去了哪里。

楼兰王也一直为此疑惑，就算派最精锐的高手护送东晋使节离开楼兰，也会无缘无故在城外十里处便全军覆没。到底内情如何，没有任何人知道。

而十里外的交界处是一条条蜿蜒而错综复杂的小路。常常有人在那里迷失方向，然后失踪，再无音信。也会有动物的尸体被残忍地抛弃在路边。

此刻。

大殿内。

楼兰的大祭司望向聂渊言的目光里，尽是惊讶与不解，还有浓烈的探究。

她的手一直放在塔盘上，心思缜密。传说她的塔盘可以预知人心。到底是不是这样，没有人知道。传说从来不会是真的。

而在我眼中，她只是一个邪恶无比的祭司，空有妖艳的美丽。虽然她看

上去是为了楼兰如此尽心尽力。但我对她的厌恶,从五岁那年就已经根深蒂固。

我握着美丽年轻的楼兰王妃轻柔的手掌,躲在屏风的珠帘后面,偷偷打量这个突兀进来的少年。他的脸上仍旧没有一丝笑容。

深邃的双眸里,浸染了忧伤,睫毛粗黑而长,澄澈的瞳眸,像染了黑色素的珍珠。

我开始怀疑,刚刚他的双眸望向我这里时涌现出的瞬间柔情,是不是我自己的错觉。可是我明明看见他漆黑的瞳孔里,闪耀着如水晶般透明的光彩。

此刻——

他倔强地仰起头,芳草的清香,正逐渐地淡去。

“晋使聂渊言,拜见楼兰国国王。”

他的声音清脆地响在大殿之上。肩上那只五彩玄鸟,也随之发出欢愉的鸣叫,像最柔和的风声那样动听。

我躲在屏风的珠帘后面,轻轻地微笑。

身边的兰妃却莫名地紧张不安,脸色惨白。

一向懦弱怕事的楼兰国王,从金銮龙椅上站起来,望向聂渊言,问:“你真是天朝皇帝派来的左御使?”

空气中弥漫着怀疑的气息。

聂渊言漠然地点头:“是,国王陛下。”

楼兰王的目光在空中与大祭司交互对望良久。他说:

“我们楼兰向东晋称臣的诚意,三年前就已经昭然示之。也在求和书上盖了玺印。只是,我怀疑龟兹或别国有人从中阻挠,他们杀了晋使,以让天朝皇帝对楼兰有所误解,还请左御使返建康后对天朝皇帝多美言几句,待楼兰今次安然度过此劫后,我一定会多派侍卫护送晋使回建康。”

“谢国王隆恩。”

聂渊言依旧不带一丝表情地退至一旁。

而朝臣们仍各抒己见地发表着祭祀求雨的种种谏言。

突然——

聂渊言径直走到大殿中央。



“禀国王，我有办法可以让楼兰度过此劫，如果楼兰王肯相信我的话。”

“此话当真？只要对这场旱灾有益，御使……请但说无妨。”

楼兰王半是质疑，半是无奈。

或许他觉得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不会有有多大能耐。更何况他是一向对楼兰虎视眈眈的天朝皇帝派来的使者。

“当然！”少年渊言双手合十，深邃的双眸轻扫四周，接着——

他的手就直指向珠帘后面的楼兰王妃与我，一字一句地说：“大王若将最宠爱的妃子或者女儿献给天神，相信一定可以感动上苍，泽福于楼兰。”

“这……这这，恐怕不妥吧？”

语毕，我那已经略显老态的父王，转过来看了我们一眼，继续说：“难道寡人为了江山，就连最心爱的人都保护不得吗？”

朝堂文武百官也猜懂了楼兰王的心思，纷纷指责——

“就算祭祀也不一定非要用皇族之人吧？”

“虽然您是天朝皇帝派来的左御使，但也不能让大王作出如此难以取舍的决定。何况我们凭什么相信这样做会感动天神。”

“天朝皇帝别欺人太甚。”

“……”

突然，父王大声吼了一声：“够了！诸位不必再议。”他定定地望着大祭司，问，“绛娘，你觉得呢？”

“我认为左御使说得对。只有以伟大的摩那族的尊贵血统，或是国王最至爱之人的血贡奉，才是对天神的敬仰。”

接着——

楼兰王终于将愧疚的眼，从我脸上定格到一旁的兰妃那里。哀哀浮动的静默气息，湮灭了一切喧嚣。

片刻之间，大殿静得连呼吸的声音都听得见。仿若谁先说话，就必会惹来杀身之祸。

兰妃的脸，已惨淡如尘。

估计在这种场合，唯一敢出声的人，除了我——绛月公主之外，再没有第